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八十七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卧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夏允彝瑗公
楊澄清逼庚參閱

霍文敏公文集

疏　　霍韜

修書陳言疏　修會典

臣等奉命修大明會典、各該衙門、未見送到冊籍、未見編纂、臣等私家先將舊典各書翻閱、竊見洪武

初年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頃有奇弘治十五年存額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頃有奇失額四百二十六萬八千頃有奇是宇內額田存者半失者半也賦稅何從出國何從足耶臣等備查天下額數若湖廣額田二百二十萬今存額二十三萬失額一百九十六萬河南額田一百四十四萬今存額四十一萬失額一百三萬失額極多者也不知何故致此非撥給于藩府則欺隱于猾民或册文之訛誤也不然何故致此也若廣東額田二十三萬今存額七萬失額

十六萬又不知何故致此也蓋廣東無藩府撥給疆理如舊非荒據于寇盜則欺隱于猾民也由洪武迄弘治百四十耳天下額田已減强半再數百年減失不知又何如也伏望　勑行戶部考求洪武初年額田原數備查弘治十五年失額田數今日額田實數送館稽纂焉仍乞　特召戶部尚書諭之曰洪武初年甫脫戰爭人厥鮮少田野多蕪田額宜少也乃猶墾闢八百萬頃今奕世承平人漸生聚田野盡闢田額宜多也乃猶失額四百萬頃總國計者若何爲心

乎天下有司受猾民賄利爲之欺隱額田蠧國害民弊無紀極次年造籍冊獻田額數盡須行法處之乎再按天下戶口洪武初年戶一千六百五十萬有奇口六千五十四萬有奇時甫脫戰爭戶口凋殘其寡宜也弘治四年承平久矣戶口蕃且息矣乃戶僅九百一十一萬視初年減一百五十四萬矣口僅五千三百三十八萬視初年減七百一十六萬矣　國初戶口宜少而多承平時戶口宜多而少何也伏願再勅戶部覈實洪武弘治逓年戶口原數今日戶口實

數，送銘稽纂焉，俾司國計者，知戶口日減，費用日增，思所以處之也。再按天下藩封，戶部題稱洪武初年，山西惟封晉府一王，歲支祿米一萬石，今增郡王鎮輔奉國將軍中尉而下共二千八百五十一位矣，歲支祿米八十七萬有奇，由一萬石增而八十一萬石，則加八十七倍矣。臣考山西額田，初年四十一萬頃，弘治十五年存額三十八萬頃，減額者三萬頃矣。祿米則由一萬石增而八十七萬石。額田則由四十一萬頃減而三十萬頃。此山西額數也。舉山西而推之。

天下可知也。伏願　勅行禮部。備查洪武初年各省藩封位數幾何。今日位數幾何。行戶部備查祿米總數初年幾何。今日幾何。覈實送館稽纂焉。俾司國計者知賦稅日減。祿米日增。思所以處之也。再按天下武職。洪武初年。二萬八千餘員。成化五年。增至八萬一千餘員。錦衣衛官。洪武初年二百一十一員。今增一千七百餘員。由二萬而八萬。增四倍矣。由二百而一千七百。增八倍矣。臣等考天下額田初年八百萬頃。今僅四百萬頃。夫額田賦入則由八百萬減而四

百萬軍職員額。則由二萬增至八萬。此亦成化以前之大畧也。弘治以後末之稽也。伏望勑下兵部備查洪武年間。武職大數幾何。今日太數幾何。類爲冊帙送館稽纂焉。俾司國計者知額田減一倍。軍職增四倍。思所以處之也。再按天下文職。洪武初年官有定額。故數易稽。今冗員日多。職守日紊。數亦難稽。臣等博考前古。若光武中興。鑒世官冗之弊。裁省天下四百。州縣官止七千五百餘員。額數極少者也。唐制文武官一萬八千八百餘員。額數適中者也。宋制文

武官二萬四千餘員額數極多者也我朝自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矣合文職計之蓋已逾十萬矣是職員極冗未有甚于此時者也是供億所以日乏民日益困也伏望 勅下吏部詳查洪武年間文職幾何今日冗職幾何裁革幾何通文武職員幾何送館稽纂焉俾司國計者知官愈多則國愈困民愈病思所以處之也再按內臣監局官員伏讀 皇明祖訓置職甚詳惟弘治年間儒臣失考不及纂述致我皇祖聖制所以嚴內外之限愼宮闈之防建昭代之

規。立萬世之極者。人不得知之。伏望　勅下禮部。行司禮監備查洪武年間各監局職掌何如。員數何如。列聖以前。　欽差事例何如。今日員數何如。送館稽纂焉。臣等竊觀周禮內臣之職。統之天官。今監局事例多由禮部。若欽遵　祖訓。添修內臣職掌。請編列禮典。亦　聖朝禮以制治之理也。若刑工二部都察院。凡累年匠役之制。宮府供需之式。四方料物之進。律令與同之宜。我　太祖皇帝有定典在。惟弘治年間。庸臣舞智。更為新例。陰壞成憲多矣。伏乞　勅下

廷臣共加酌議凡累年事例有陰壞 太祖成憲者俱從削黜用訂積年之謬定天下可行之法亦萬世太平之幸也再按修書傳例祇憑各部造送籍冊是致多訛若各衙門官各一員共事編纂則事例原委部官能自清理仍將算術二人以備算數則訛舛貨賦按籍覆焉可尋源察也伏望再 勅禮部行各衙門送官一員入館供事及取算術二人專稽戶口田糧官祿訛舛之數以供稽纂役以逭臣等乖謬之罪以不負 聖明任使寔臣等不勝幸甚

鹽政疏　淮鹽利弊

竊謂立法須公而溥，行法須嚴而密，然又善適變通之權，乃可以而無弊。唐劉晏只用淮鹽，遂濟國用。臣今姑議淮鹽利弊，即天下可推也。國初以兩淮鹵地授民煎鹽，歲收課鹽有差，亦猶授民以田而收其賦也。惟鹽課條例云：凡各竈丁除正額鹽外，將煎到餘鹽夾帶出場，及私鹽貨賣者絞。然則耕民納賦租外，將餘粟貨賣者絞，可乎？此法良有深意，而後人失之也。淮鹽原額，歲辦三十五萬引有奇，後改辦小引七

十萬有奇。然兩淮鹽貨除正額外。猶有餘鹽三百萬引有奇。今正額已不得多取。餘鹽復不得私賣。即三百萬餘鹽安所消遣乎。兩淮行鹽地方。南盡湖廣。西抵河南。東盡東海。地方數千里。人民億萬家。所仰食鹽只七十萬引。饔餐安所取足乎。是無怪乎私鹽橫流而鹽價湧貴也。國初竈丁辦鹽。每引四百斤。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蓋洪武年間。鈔一貫直錢千文。故灶丁得實利。如是而冒禁賣私鹽。綾死可也。今鈔一貫不易粟二升。乃禁絕竈丁勿賣私鹽。是逼之餓以

死也此後來行法之弊非初年之失也正統二年令曰貧難竈丁除正額鹽照舊收納其餘鹽收貯本場每二百斤官給米麥二斗十三年令曰每餘鹽二百斤給與米一石若餘鹽二百斤竈丁實得米一石乃私賣鹽即絞死可也葢當時此令雖出而米實無措故官司徒挾此令以征取餘鹽實不能必行此令給民米麥且貧弱竈丁朝有餘鹽夕望米麥不得已則先從富室稱貸米麥然後加倍償鹽以出息者有矣故鹽禁愈嚴則貧竈愈多此之由也貧民賣私鹽人

即捕獲富室責私鹽官亦容隱故貧竈餘鹽必藉富室乃得私賣富室豪民挾海負險多招貧民廣占鹵地煎鹽私賣富敵王侯故鹽禁愈嚴富室愈橫此之由也且法愈嚴則利愈大頑民見利而不見法淮安頑民數千萬家荒棄農畝專販私鹽挾兵負弩官司不敢訶問近年恃衆往往爲刼此隙不預必貽大患不止阻壞鹽法而已然既不能講求古法以處置餘鹽復不能變通鈔法以補給工本則貧民何所仰賴而不爲變故鹽禁愈嚴盜賊愈多此之由也此鹽場

竈戶之利弊也。洪武年間，招商中鹽，每引納銀八分，官之征至薄，商之獲至厚，故鹽價平賤，民亦受賜。（鹽價平賤，則私鹽不禁而自止。）永樂年間，每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商稅雖加，邊糧仰足，民亦受賜。自永樂以前，淮鹽開中，歲無定額。永樂以後，歲定七十二萬引，復定七分常股，三分存積。夫曰常股，猶常行也。商人先納邊糧，乃給引目，守場候支，常行鹽也。有守候數十年，老死而不得支者，令兄弟妻子代支之令，可考也。（故曰存積行而常股廢。）曰存積者，積鹽在場，遇邊糧急缺，乃倍價開中，越次放支之鹽也。此居貨罔

利。非王法正體。成化以後。准納折色。每鹽一引。准納銀三錢五分。或四錢二分。又令云客商若無見鹽。許本場買補夫曰本場買補即開餘鹽私賣之禁矣故姦商借官引以影私鹽然商人竈戶兩得贏利州縣民士亦食賤鹽惟私鹽愈行則官鹽愈壅而法遂大壞。令兩浙鹽許納折色之令可考也。弘治正德年間或權姦奏討或勳戚恩賜皆給引目自買餘鹽故法遂大壞而鹽亦平賤復有各年開中未盡鹽名曰零鹽。秤掣餘鹽堆積在所名曰所鹽皆權要報中借影

私鹽以壅正額故正德以前鹽價雖平而正課日損自御史秦鉞奏革所鹽秤掣餘鹽每二百斤作一小引稅銀一兩則取之過重自御史戴金奏減鹽價每鹽一引納銀八錢庶幾適中今之議者復論鹽包過大皆不知本末之見也蓋洪武年間鹽一引納銀八分而已永樂年間納粟二斗五升而已今則每引納銀七錢五分矣權勢賣窩復取利銀二錢矣復以長蘆兩浙兼搭配支商人一身三路支鹽勞費殆不貲矣計淮鹽一引蓋用銀二兩有奇矣商人轉販復以

市利則鹽價益湧貴乃其所也夫正鹽湧貴則私鹽盛行私鹽愈行則正鹽愈滯亦乃其所也此商人中納利弊也今欲復洪武之法則有上策欲救今日之急則有中策區區修補近年利弊則已無策何謂上策須變通鈔法鈔重則錢法均而鹽法行矣今若立（然鈔已不行何法使之貴鈔值千錢乎）法使鈔一貫值錢千文竈丁得爲貨利則領鹽一大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餘鹽一小引亦給工本鈔二貫五百各場餘鹽盡屬之官私挾私賣即處絞勿贖則兩淮正鹽七十萬引餘鹽三百萬引舉可招商開

中或如永樂時例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可也或如成化時例一引折銀四錢亦可也若國課充足如洪武時例一引納銀八分藏富于國尤可也葢私鹽行由正課重也正課輕私鹽不禁自止矣私鹽塞正課流邊儲自實矣故曰上策何謂中策須更爲令曰凡各商人中正額鹽一百引許帶中餘鹽三百引正鹽納邊糧二斗五升餘鹽納邊糧二斗聽與竈戶價買又嚴爲令曰客商借官引影私鹽竈戶不辨驗官引輙賣餘鹽者各照私鹽律絞勿贖又嚴爲令曰正鹽

一引只二百五斤。餘鹽一引亦五百五斤。革近年大包之弊。革近年勸借米麥之弊。革鹽塲積年轄害客商之弊。三邊選廉而有才若一人爲提督都御史兼三邊勸農使。遇鹽商納糧。即與收受。糧賤許納本色。糧貴許納折色。俾商無久淹。凡積年所以爲商人害者。阻壞鹽法者。悉與革絕。復選廉而有才者一人爲漕運都御史。兼理鹽法。俾自舉用運使提舉等官。凡商人納完糧料。即與支鹽。勿得久淹。凡積年爲商人害者。阻壞鹽法者。即與革絕。漕運都御史與提督都

如此庶可几到吳之

利矣御史鹽課邊儲互相關通盈縮交與接濟利病均為欣戚邊方腹裏共為腹心兩都御史如左右手然後足以集事行之數年即邊儲可足乃以餘積召募游民開墾邊地勸課農畝邊地愈闢邊防愈固百年之利也故曰中策何謂無策洪武初給竈丁鹵地復給草蕩所以利竈戶者甚厚額鹽一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復免竈丁雜差所以資竈丁者甚厚歲課止七十萬引所以取之者甚薄惟餘鹽不許私賣有餘即給官鈔收之下以資竈戶上以總利權而均其施

天下食賤鹽之利竈戶無餘鹽之滯其法極善自鈔法不行則官司無術以處餘鹽矣乃曰挾餘鹽者絞販私鹽者絞果可行乎行之而嚴即竈丁空腹以死不然即爲變行之而寬即三百萬餘鹽之利即入姦人囊橐矣法之弊而窮者一也竈丁窮矣轉而逃逋乃區區賑濟區區招復千日握其喉一朝與之食可聊生乎故撫賑徒勤逋逃益甚法之弊而窮者二也招商中鹽一引銀四錢已重矣令復加而七錢尤重矣買窩賣窩刻取二錢遂上科罰或三四錢勸借米

參亦復一二錢殆不知幾倍重矣稅愈重則利愈大姦人避重稅而趨大利避重稅則正課壅趨大利則私鹽行私鹽愈濫正課愈壅雖絞刑治之不可禁遏況有贖刑之令有獲鹽不獲人不問獲人不獲鹽不問之令益開寬路示之趨矣則私鹽如何不益濫正課如何不益壅也法之弊而窮者三也私鹽盛行矣官兵捕獲迄無寧日頑民挾刃率而旅拒在楊子江及各海港者高檣大舶千百爲聚行則鳥飛止則狼踞殺人劫人不可禁禦官兵敢遠望而不敢近語在兩

淮通泰寶應州縣。民厭農田。惟射鹽利。故山陽之民十五以上。俱習武勇。氣復頑悍。死刑不忌。前年流刼。兇致大變故淮安官軍不惟不捕私鹽且受餌利而為護送出境矣山東官軍不惟不捕私鹽反向鹽徒乞鹽充食矣鹽徒千百白日挾刃徑行。州邑官兵。不敢誰何矣。州縣不敢言。科道不肯言。　陛下高拱。焉得知之。抑亦諺曰事弊已極。無可奈何。再及數年。則官兵之追捕日嚴。鹽徒之旅拒日銳。拒捕之迹日深。則罪惡之狀日著。官司列罪狀以請法。愚民懼罪皆

乃逃生。出不獲已。必激他變。將誅夷之。則情可哀恤。將緩縱之。則頑獷愈甚。禍釁所極。遂有不可言者矣。

法之弊而窮者四也。故曰無策。臣嘗竊曰。治鹽利。猶治河患也。治鹽利不究弊源。惟末流之防。猶治河患不從雍冀孟津懷衛引爲陂堰。鑿爲溝渠。以廣其利而分其勢。乃從徐沛下流浚其淤土。厚其堤防。則愈浚愈淤。愈築愈潰。亦勢也。自正統以後。講治鹽法。事例叢瑣無益鹽利。祇足驅民爲盜而已。故今欲興淮鹽之利。須選淮安漕運及三邊提督都御史。講求其

法而責以底績選人得失委記專嚮成効虛實尤宜責之吏部期之數年鹽利不興邊儲不實邊民不蕃邊地不闢不收久長之效而坐策治安兩都御史吏部尚書侍郎誅罰連坐然後任人者不敢苟且任于人者不敢怠頑而政有實效此兩淮利弊也舉兩淮即天下可知也

大同事宜疏　處叛卒

臣今日寅刻奉　聖旨會同多官推舉大臣往大同賑濟併查勘各項功罪臣對衆言曰今日此舉關係

國體重輕、關係地方安危、有深遠之慮、不可苟且爲目前之計而已也、諸臣皆享食厚祿、及小有事變、無一人爲　朝廷任其憂者、獨煩　聖主勞心於上、天下萬世、其將謂何、惟臣語言謇拙、不能盡達誠意。故在列臣工猶有未諒臣之心者。臣謹畧陳大要、伏惟聖明采焉、儻可施行、亦地方之幸也、臣竊謂大同叛卒。頑悍之日久矣。始殺張文錦、是謂以下犯上、律皆合斬、再殺李瑾、凡共謀者不分首從、亦合斬、彼乃死罪不忌、復聚衆搶劫人財、姦人妻女、抗拒官軍、勾引

達虜殺我平民是謂謀叛律亦皆斬然而在列臣工無一人敢執正律定議其罪者何也蓋由儒臣素不知兵少遇變故即倉皇失措故皆爲苟且自安之計而已矣非有能爲久遠之慮者也以　聖明全盛之兵力不能制此叛卒是在列臣工眞無一人足倚任也臣實恥之臣今試陳制勝之畧然後述處之之策伏惟　聖明采焉今之議者曰大同城極堅未易攻也臣則曰惟是愛惜吾城不忍攻破之耳且因討叛卒數百人遂破一城豈不可惜耶如曰必破之也盍

用李光弼破史思明之策穴爲地道則堅城數十丈可刻期陷而破之矣議者又曰不恐破城則將閑困之惟大同糧餉素稱充實未易困也臣則曰困之可指日致彼伏辜也前日官軍攻奪關廂城內已坐困矣彼所幸者時值冬月故困未極耳已若春夏之月氷凍既消濕熱薰蒸糞穢堆積惡氣相染閉城三月人自死矣人見亡自相離叛自相倂殺城門不攻自開矣良民自將稽首迎我矣自古豈有孤城受圍數月不自破者哉議者又曰叛卒再引胡虜我軍腹背

受敵可慮也。臣則曰。胡虜若自圖入寇。則彼爲謀必深。其氣必銳。可虞也。今叛卒誘之而來則彼所利者叛卒金帛耳得利則退。不能居久。彼謀不深。氣亦不銳。吾據險待之。堅壁勿戰。徐設伏要其歸路。胡虜可擒也。前月官軍如移攻城之力。築一小城于大同城之前。中令曰。凡叛卒自相擒斬出首者。與免本罪。城中良民赤身素手出城者。不許官軍擅殺。城中官軍非叛卒黨者。赤身來歸。皆給月糧。惟叛卒出城拒敵。乃執殺之。不出城不殺也。示以久困之計。良善知有

〔此論虜情甚合事机〕

〔坐困叛卒可圖不可攻所以逸我力而散彼黨〕

生路。不肯助逆。叛卒知計日窮。悔罪自伏矣。此趙充國困西羌之策也。胡虜雖或再來。吾軍有城可守。叛卒雖或出敵。吾則以逸待勞。坐收平定之效。不煩聖明北顧之憂矣。此制勝之策也。今叛卒已斬首惡出獻矣。城中已相安矣。官軍已發遣矣。此策已不可復用矣。惟是遣官行勘。不知城中首惡果盡擒否也。前日彼所自殺。不知果真正首惡否也。城中隱伏。不知尚有首惡脫免否也。如將嚴實真偽。奸人避罪。將爲訛言以搖衆心曰。朝廷查勘我罪。不赦我也。叛

卒危疑。又將圖變。將何如處之。此宜預定廟謨者一也。若曰首惡真偽。俱不查究。惟查究官軍罪過。邊鎮旁觀。必竊窺曰。叛軍殺主將。殺官軍。罪俱不問。只官軍失律者。乃究問耳矣。自今巡撫總兵有不良者。我率衆殺之。據城以叛。 朝廷不忍戮及平民。又將饒我。如是則邊軍效尤。皆敢犯上。紀綱之壞。不可振救也已。昔唐人藩鎮之亂。起于姑息。爲世永鑒。此宜預定廟謨者二也。叛卒殺主將。其來有漸。其始也只殺參將賈鑑。若巡撫張文錦能善處焉。豈至殺身。及殺

張文錦。爾時即正首惡之罪。脅從者赦之。撒逃之卒。復原籍。俾各相安。不生疑畏。不相屯聚。則無今日之變矣。今殺李瑾。復拒官軍。復圖叛逆。罪亦著矣。雖聖明寬大之恩。赦不問矣。惟彼益懷疑畏。益懷反仄。益相屯結。自今主將一切寬縱之。彼益驕驁曰。爾雖主帥。然生死之命在我手也。少繩以法。彼則奮然憤。哇然聚。又殺主將。又據城以叛。禍亂遂不可寬也。今差去大臣。若宣揚 聖德曰。爾叛軍論罪俱合斬。惟人衆。盡誅之。實可憫。若復追究首惡。又致人心疑駭。

令俱寬宥不問。仍量賑給爾。俾爾各全生命。保爾妻子。惟爾罪過。其積有漸。今雖宥爾。心尚懷疑。巡撫總兵官心亦防爾。上下交疑。是無寧日。今分遣爾散回四州七縣。防守各邊。或退回本軍。另僉戶丁補伍。俾

如此處置非拔濕本也事体太大人易[illegible]疑不能行此也

爾各安生業。永無疑變。仍諭之曰。　聖朝兵力。欲戮爾叛卒不難。惟我　皇上體　天地生生之德。不忍殺爾。爾愚頑不省。是爾自促罪。如是則叛卒畏威懷德。或必聽順。若再疑變。又將圖所以善處之。必叛卒相安。邊鎮無虞。乃爲上策。　皇上同　天之度。爽世

無疆之休、端在此舉、此宜預定廟謨者三也、臣之愚策、早晨不得備言、且口談無稽、無由上達 宸聽、謹述畧節、上塵 聖覽、尚有未盡機宜、容臣逐漸開具

謹具奏聞

自陳不職疏 時政闕失

臣自任詹事、及歸奔家居、以至于今、凡遇災變、必俯首思曰、我 聖天子自身心及于言動、有一息不合于天者乎、無有也、自宮闈及于殿廷臨御臣僚、有一事不合于天者乎、無有也、我 聖天子之德之盛、千

古無企伍矣。然而災變屢見。何也。深思而密省之。乃知負皆臣等之罪。不可逃也。臣自閏二月涖任。即自省愆期。自陳一疏。述臣等不職罪狀。乞賜戒勵。庶幾仰贊聖化。以少逭罪愆。時遇聖上靜養。不敢煩瀆。淹遲至今。皇天垂戒昭至懇切。皇祖廟災。非常之異。臣等罪狀。不可復能蔽覆。謹次第陳述。惟陛下垂察焉。臣常言曰。圖天下善治。在愼選百官。任官得人。責在吏部。故夫弊政未除。天下未治。病民致災。皆百官不職之罪也。百官怠玩。廢職不治。又吏部

不職之罪也臣不敢備述只陳畧節　陛下試垂察焉大學傳十章平天下要道在理財用人然用人乃所以理財也理財無他道均之而已矣臣謹按蘇州

文敏廣南人乃考蘇松留心賦役如此

府一州七縣額田九萬頃歲徵糧二百七十萬帶耗共稅糧三百五十萬淮安府兩州九縣額田十八萬頃歲徵糧三十六萬較農田之廣狹淮安加蘇州一倍較稅糧之徵輸蘇州加淮安十倍矣是稅糧之輸納蘇州重于淮安二十倍也民何以堪之哉況徭役之繁織造之費郵傳之需磚廠之價歲派料物之徵

皆視稅糧而加取盈焉。賊官汙吏，復肆侵漁，取百姓見面銀，取糧長常例銀，所以困蘇州良民者極矣。再按松江府惟兩縣，歲輸稅糧一百二十萬。北直隸八府一十八州一百一十七縣，歲輸稅糧亦一百二十萬。以松江兩縣稅糧，視一百一十七縣稅糧，重輕懸絶如此。松江農民何以堪之哉。臣嘗考蘇松二府稅糧之重，因賊虜張士誠伏誅，其將帥叛臣亦從殲滅，田皆沒官，故凡租稅之重皆官田也。今頑民埋隱官田，以爲已業，轉將瘠田詭爲官稅，甚則詭曰水坍沙

壓田去稅存。里甲賠累。害愈不可言已。今不早圖。民病愈甚。蘇松二府。軍需國儲所自出焉。民病之甚。轉而流離。國計不大可慮乎。臣嘗竊思熟籌焉。只戶部官愼選其人。南直隷巡撫官愼選其人。蘇松兩府州縣官愼選其人。旣得其人矣。然後責之曰。蘇松兩府。國儲所賴以供焉。不可忽也。蘇松困民。轉側不安。則有深可慮者矣。戶部官撫按官府州縣有司官。獨不爲 朝廷深思乎。思之深。謀之審。必有良圖以惠垂久遠。如彼委曰無策可謀。是各官皆不職也。選官不

職是吏部知人不明也。臣任陪貳。不能明言于陛下。進退各官。責之效忠竭智。惠安元元。以固國基。臣之不職之罪一也。臣謹按天下農民之病。自江而南。田糧役輕重不得適均。自淮而北。稅糧雖輕。雜役則重。夫雜役之重。非其有益于國也。如其有益于國也。不得已而重。猶之可也。今州縣有司。人自為政。高下任情。輕重在手。大為民害。臣不備述。姑自臣前月經過州邑。舉一二以例焉。臣謹按徐只有四縣。地遭水災。極為貧瘠。臣訪查徐州雜役歲出班夫三萬八千

有奇。歲出洪夫一千五百有奇。復有淺夫閘夫泉夫馬夫等役。洪夫一役銀十二兩。統而計之。洪夫之役。歲銀一萬八千有奇。其餘各役。不可究言也已。臣過徐州語主事陳明張鎧知州魏頌曰。徐州之民僅二萬戶。雜役如此。民何以堪。應曰。徐民年年拘役。無一丁免者。雖窮切骨。僅有一犬。自隨。亦歲辦役銀一兩。臣曰。嘻民病矣。極矣。何不寬一分。民受一分之澤乎。各官乃曰。洪夫之直。歲銀十二兩。誠已過重矣。況洪夫之役。以挽糧船也。糧船自四月過洪。八月終止。年

僅四月之役費銀十二兩奸人厚利矣農民實病乃爲中制歲議徵銀六兩儲之于官候役洪夫按月給焉自四月至于八月有事力勤之月也月給銀六錢其餘八月迺閒之月也月給銀三錢只自洪夫之役爲之恤而減焉徐州之民歲減銀九千有奇通十年計爲減銀九萬有奇矣又自閘夫庄夫各役遞減焉農民之惠何可言也臣又嘗過浙江湖闊省糧役重輕之籍得一牘焉曰糧役策乃今吏部尚書臣汪鋐爲浙江右布政時所裁議者臣細閱焉見合省丁田

糧役先揭大綱後列條目年有定額牘有定式民有定役官有定守賦汙官吏雖欲低昂其手以漁取于民不可得也乃曰是牘也利民至計也盍進于

聖明頒于各省俾撫按督有司按式審酌焉差役病民如徐州者豈可數計也合督撫按嚴行查議凡病于農民而惠貪猾者悉釐正焉兩京十三省各為一牘先進

御覽次送吏部各衙門俾戶工二部可按牘以徵物料吏部都察院巡按御史可按牘以考知有司之廉汙良民按牘而知其當應之役奸民猾吏不

得高下其手。至良法也。今農民重困。皆貪汙官吏爲之厲也。貪汙不戒。而吏部風紀不振。賢者無所勉。不肖者無所懼之致也。賢不肖無所勸懼。雖有良法美意。莫之行也。臣任陪貳。不能對揚　聖化。以勵賢懼不肖。貪汙病民。致干災變。臣之罪二也。臣謹按我太祖皇帝藩封之制。盡取之周。祿不治事。盡取之虞。規制防範之密。則鑒漢唐宋之弊而損益之者也。惟文武之法。至于昭王。未及百年。亦遂大壞。因其弊而捄之。聖賢所以貴大中也。我　太祖之立法。迄于茲

今百六十年矣無弊可捄與時損益以上合　太祖之心則有之矣語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先後之序也　太祖仁覆天下所以惠安元元者備至矣然而親親其本也今百官不仰體　太祖之心可乎藩邦不安則我　太祖之心不安　太祖之心不安則　聖神陟降在　帝左右其感召變災亦其必然者也臣不敢備述姑言其槩伏惟　聖明察焉　皇祖封建藩邦歲有定祿夫藩封之有祿猶百官之有俸也百官一月無俸則告飢矣藩封一月無祿安所

給乎。山西巡撫僉都御史王德明奏云。積欠王府祿糧一百四十七萬八千八百五十二石。山西所欠若此。則陝西河南湖廣可知也。臣聞河南湖廣之宗室。有女四十不得適人者矣。有夫婦共蓬室以居者矣。有不幸沒無棺者矣。有晨昏進膳惟一餅充飢者矣。蓋至是極矣。女男婚配。必求長史代啟奏聞。非有賄幣。即從沈壓。若自婚配。禮官又從參曰擅自婚配。非制職秩。則革祿米。含冤負屈。不能赴訴。必求長史代啟奏聞。非納賄幣。亦從沈壓。若徑赴訴。禮官又從參

曰擅自赴訴送四高墻凡各宗室若圖請封先賂長史次賂監局次賂侯伯次賂禮部吏胥乃得早封否則淹遲一月即延過一年彼又減一年祿也與其坐減一年之祿孰若納賂求安且速也往年儀賓人皆樂爲焉今則有强之不顧者矣故凡宗室之女皆配匪人夫天潢之派何爲而至于斯也選婚則長史納賂抱廉恥者豈肯以利求婚一也成婚則宗族昆弟不任京職二也臣再按宗室藩封之弊尚有宜變通者山西晉府初封一王歲支祿米一萬石今增郡

王至儀賓二千八百五十一位歲支祿米八十七萬二千三百六石。夫王府由一王至二千八百五十一位，祿米由一萬石至八十七萬石，則有司之供何為不竭，王之賴給何為不困也。故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之類也。今變通之法，責在禮部，伏惟　陛下召禮官講之，必有久遠之謨，以仰荅　聖祖，以不負　陛下。若長史之不職，需索賄幣，教授紀善之不職，輔翊無狀，致宗室之過，屢聞奏牘，上感　太祖之心，召致災變，則吏部之失職也。臣任陪貳，不能賛佐

愼任各僚臣之罪三也臣謹按我 太宗皇帝之定鼎于茲也右秦隴而左滄海負大行而祖楚越天下形勝之會也邐關重鎭因山爲壁萬年磐石之固也惟大寧都司徙于内地朶顔三衛地棄外夷此 太宗神謀假之虛名作我實用我不費糧我不煩兵坐羈夷虜藩我疆土勝算之得者也惟今則有不然者矣昔也將勇兵强胡虜畏服恩可使懷威可使畏今兵將皆弱虜無所忌屢入侵盜滿欲安去彼心日驕謀口不可測矣昔也虜人入貢與之段絹皆精而美

彼得實利。故緣入貢。圖我厚賜。如有侵盜。閉關絕貢。我以利惠之。使不侵盜。彼餌我惠。謹守約束。覊縻之策也。今則與之段絹。皆惡而散所得之利。不償所費。

此古亦有

彼含怨憤。暗包禍心矣。自古夷狄之強。皆起于北之

先机之智但未知部落之何在故疑朶顏諸夷當之耳

東。歷代可鑑。今朶顏諸夷氣貌兇岸。心懷叵測。惟夷運方衰。彼自讐離。無相統一之者耳。然夷虜盛衰。氣機倚伏。不可不懼。況喜峰口及各關隘。相去京都二百餘里。虜騎長驅。日半可至。中國承平。人不知兵。正德年間。胡人四騎。偶侵邊關。男婦驚奔。擁入城門。踐

踏以死亦可駭也。切惟寇不可玩，安不可恃。今之儒臣，嘗無事時，動云兵爲無用，武將可逬。倉卒小變，則袖手汗顏，噤不出一語。甚則乘人之隙，攘人之功，無所不至。積漸日久，釀成大憂。臣嘗訪詢邊關地利，自眞定至永平灤州近邊之境，皆有山澗之泉，惟北人不知水利，反以爲害。若能愼選守令，勸民農畝，開導溝洫，引納山泉，相地高低，築堤竇閘，以時蓄洩，旱以灌沉，澇以洩淫，沿溝之堤，或植榆柳，可以作薪，或植棗栗，可以爲糧。戎馬遇之，可爲蔽覆。如合十里，皆爲

溝洫則戎馬不敢跨越是十里有湯池之險也又漸而百里皆爲溝洫是又益有百里湯池之險也此古昔明王設險保國之要道也民力不足出帑藏之財濟助成焉亦扼險要安中國之謨也愼敕兵將以戒不虞毋生戎心則兵部之職伏惟 陛下召兵部講之必有至策選守令開溝洫衛邊境坐策治安吏部之任也守令奉職不虔吏部之過也臣忝陪貳不能贊佐絲髮且忠誠不足不能動物從九卿後無所裨補致百僚表率之地無可式儀上累 聖化召致災

變。臣之罪四也。有此四罪。是所宜先黜也。臣不敢自昧。亦不敢自諱。謹自縷述。伏惟聖明察臣力小任重。不勝覆餗之虞。卽賜罷黜。上荅天戒。下垂百僚慎職之戒。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八十八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唐允諧尹季
　　楊澄清逼侯參閱

霍文敏公文集

疏　　霍韜

論內外官銓轉資格疏　用人

臣向言內外官員遷轉資格，已蒙采納，即賜施行，天下臣工，鼓舞稱快，謂大聖人之睿斷，超出尋常，眞與萬

萬倍也顧惟吏部尚書不能博考洪武永樂宣德年
間事例之善者錯綜斟酌之徒諉曰未敢輕議焉是
致　聖心雖欲盡復祖宗之舊章百官動引近年因
襲之陋法以橫撓之也是我　陛下真有孜孜圖治
之心臣下不能將承贊佐之也謹以鄙誠略陳于後
惟　陛下采擇有可施行亦愚臣一得之幸也臣聞
吏部會議詞翰林入閣必五品以上循至三品即遷
外省參政及各部侍郎爲資格有礙不敢擅議吏部
○二○者○能○並○行○則○致○治○振○弊○不○日○可○望○矣○
所言是也蓋循資敘進吏部之職也不拘資格量材

器使陛下之任也恭翰林入閣 太祖時原無事例 太宗時始有編修侍讀中書舍人入閣事例楊榮楊士奇楊溥入閣遂貧緣依阿不肯外補雖加尚書等職猶貪戀內閣自後楊士奇之子恃勢殺人法司不敢究問宣德正統年間五軍府衛有名無人一百六十三萬三千六百員名猶有作缺月支俸糧耗食倉儲循至民力匱竭海內大亂 英宗北狩皆楊榮楊士奇楊溥貪戀壞事所致也至今入閣拘定翰林一途內閣職員遂爲翰林私有翰林官屬遂托內

文敏平日稱詆三楊要是有慨之言耳

閣為腹心。積習因循。遂成事例。故內閣外遷。誠非吏部資格所能議也。皆楊士奇輩貪戀之流弊也。伏望陛下精思　太祖所定官制。翰林學士及各殿大學士。官止五品。其防微杜漸之意。為慮至遠。然後密察內閣諸臣。有忠實可任者。留兼師傅。或不稱職。即調外任。其部院卿佐。有宏材偉器。可大用者。即補內閣。勿拘一途。若不稱職。亦調外任。此則　陛下延攬人材。以馭天下之大柄也。誠非吏部所能行也。臣聞吏部會議。檢討以上可牧民者。量陞參議參政。堪任提

學者、處以副使僉事、臣竊謂此例最公、萬世可行、但一時建白、制未畫一、事例草創、奸人後有改更、歲月變遷、案牘易于沉沒、陛下之良法美意、又復廢格不行耳、伏望再 勑吏部畫爲定制、永世遵行、仍于部屬州邑有司官員文學優長、器度宏遠者、亦許推調翰林、則人皆振奮、仕優而學、眞材不患其不出也又聞會議吏部四司以前陞遷多在外任、亦有事務重大、量處京職、此則吏部偏弊自爲身謀者也、蓋文選考功、擬權過重、正宜陞調外任、以適重輕之宜、乃

云事務重大量處京職是何說也久握重大之權復有京堂之擢不亦重愈過重乎故臣謂吏部四司俱宜陞補外任蓋將制過重之權使有所顧忌慮人之議其後不敢爲惡也非謂吏部官屬不稱京職也正德十六年禮科右給事中熊浹首言大禮（此議亦稼謀亂而來）恭穆獻皇帝宜上尊號文選司密受內閣風旨陞熊浹河南參議自是百官不敢議禮矣兵科給事中史道憤楊廷和專權謀劾之楊廷和遣侍講葉桂章和解史道不肯文選司承廷和風旨陞史道僉事戶科給事中

陳洸出差回京沿途極論大臣議禮之失謀將具奏文選司承內閣風旨陞陳洸僉事自是言官屈伏文選之門矣故臣再三思議謂重權不可久假文選考功所以進退百官旌別賢否委任不可不重久居重任無以制之則無所忌憚敢于為惡阿附大臣以擯忠直其流禍之酷使天下臣子惟知權臣之當附不知 朝廷之當尊皆文選考功不補外任之弊也伏望 陛下勑行吏部立為定制凡文選考功郎中九年考滿俱陞外任若有宏材偉器忠實方剛或為衆

論公薦、或爲　陛下所知。然後特留京職、或擢翰林、或擢卿佐。不拘常格、庶吏部官屬。不敢作權臣鷹犬、陛下亦得總攬乾剛大柄、不爲奸臣所竊弄也。惟陛下能行之、非吏部所便而願行也、臣伏覩　陛下勑旨、朕以人君、深居宮禁、不知外面事情、必賴左右大臣、協力贊佐、若爲大臣的、又不能實察民情、何益治道、　陛下之言及此、天下兆民之福也、臣聞實察民情、在慎用百官、欲得百官、在振作有術、臣覩正統成化年間、若馬昂爲戶部尚書、則用貢士、若寇深爲

都御史則用監生若魏驥爲吏部尚書若陳璉爲禮部侍郎皆用教職若薛瑄入閣則用御史若李賢入閣則用主事當時人材雖片善寸長皆無淹滯故忠竭節者得自策勳猷今部院正官非進士不授凡監生歲貢遂并心自棄雖有豪傑之材亦局于卑官小吏無由自振矣不得不爲剝民自利之謀也此奬用監生歲貢未若祖宗之善也進士知縣舉人教官猶有行取之例故各官多砥礪廉隅皆自立樹惟知府知州監生知縣職最親民乃拘定舊格陞擢外官故

有奉公數年。未嘗超擢。一遭彈劾。即考察罷職者。雖豪杰自負。猶不能不動心矣。况中人以下者乎。亦不得不爲剝民自利之謀也。此獎用郡邑。未若祖宗之善也。伏願　陛下勑行都察院。凡御史出巡。責之荐舉監生舉人。堪任翰林部屬風憲臺諫者各一員。待吏部推用。創始行之。雖未盡得人。行之久人材由貢舉出者不可勝用矣。復責之荐舉知府知州知縣堪任南北京尹翰林臺諫寺卿府丞者各一員。待吏部推用。創始行之。雖未盡得人。行之久人材由郡邑出

正須總論其所得不可因一人一事而廢務擇

者不可勝用矣仍責兩京堂上正官翰林臺諫履任半年各于歲貢舉人府縣藩臬荐舉一人自代聽吏（舉人自代昔宋以來舊例也）部推用此則鼓舞人材以安兆姓之術也惟　陛下能行之非吏部所能擬議也臣嘗伏讀　太祖高皇帝遣內使趙逼聘壺關縣儒士杜斅諭畧曰昔之御宇內者無倖位無遺賢致時和而世泰今朕才疎遺聖道之良宗是致賢隱善匿民未康世未泰今爾博學君子齒有年矣符若到精力有餘則策杖來朝果可作爲加以顯爵與朕同遊大哉　太祖皇帝之至

德也。夫自唐虞而下。聖神之君。豈有過我　太祖者。聘一儒士。猶自謂才疎。遺聖道之良。宗其謙德禮賢之心何如也。杜敩乃草莽之臣耳。猶曰與朕同遊。其待臣下之厚何如也。又嘗伏讀　英宗皇帝遣行人聘崇仁縣處士吳與弼勑諭畧曰。勞于求賢。然後成無爲之治。樂于忘勢。乃能致難進之賢。聞爾與弼。潛心經史。博洽古今。特遣行人曹隆。往詣所居。徵爾赴闕。至哉　英宗皇帝法　祖之善也。我　太祖崇奬恬退。振作士風之至德。　英宗實繼述之。隱居求志。師

表後儒之實學。吳與弼實躬有之。故自 英宗舉徵賢之禮。風動天下。與我 太祖下賢之典。後先同符。用是一時人材。振奮興起。爭自濯磨。以廉恥自勵。以禮義氣節自重。士習之美。超前振後。 太祖英宗之德。亦亘萬古而獨盛。迺年公卿大臣。俱出甲科。百司小吏。皆出貢舉。故仕途多奔競之風。習俗寡廉恥之節。皆人習浮詞。不崇實行之弊也。伏望 陛下審詢祖宗舊典。科貢取士。雖不偏廢。徵聘隱逸。亦特詔舉行。亦挽頹風以植名教之一助也。今日諸臣若曰。鴻

儒碩學。甲科網羅之矣。雖下求賢之詔。恐草莽無賢可舉也。此李林甫之說也。天下英雄其隱伏也豈有限量哉。實行者或不足于浮詞。崇禮節者或恥同于奔競。天民自待者。或非小就所能屈也。伏惟 陛下特詔天下守臣。博訪隱逸遺材。具以名聞。然後遣官徵聘。量材授任。如不願仕。亦如宋儒程頤所議建尊賢堂以處之。使國學生徒。以及百司有所矜式。則不惟人材振作。士習返古。我 太祖 英宗之盛德。又于 陛下愈有光也。臣嘗伏讀 太祖皇帝勅諭百

僚曰方今所用布政司府州縣按察司官多係民間起取秀才人材孝廉各人授職到任之後略不以到任須知爲重公事不諳體統不行終日聽信小人浸潤謀取贓私酷害下民以此仁義之心淪沒殺人之計日生一旦繫獄臨刑神鬼倉皇至于哀告懇切奈何虐民在先當此之際雖欲自新不可得矣如此者往往相繼而犯上累朝廷下辱鄉閭悲哀父母妻子孰曾有鑑其非而改過也哉我　太祖此勅。所以戒訓百官。保安元元者。最爲切至。邇年有司貨賂公行。

割削百姓貪黷之風至是極矣臣嘗伏讀律令官吏受枉法贓八十貫絞今之有司身胃絞刑不知其幾矣乃無一人縊頸都市者瀆刑縱之弊也昔者舜嗣堯位先誅四凶在堯之朝皆公卿之列也舜不以刑戮公卿爲嫌何也蓋公卿而賢如夔如契尊禮之宜也非舜尊之也奉天道以尊之也四凶居公卿之位而甚不肖即禽獸也舜誅四凶誅禽獸也非誅公卿也亦非舜誅之也奉天道以誅之也聖帝明王執中立極萬世君師之矩也伏願　陛下法　太祖高

章。勅戒藩臬郡縣官吏。痛革舊習。毋縱貪風。以殘百姓。往年過失且不究治。責令更新。以　勅旨到日爲始。至于三年。猶不改悔。遣御史巡行。凡有司犯贓滿八十貫。知縣以下便宜處斷。知府以上。逮繫上京。梟頸都市。貪跡彰聞者。死不償責。妻子家屬。編管化外。然後人懼死刑。貪心少息。憲度可正。萬民可安也。夫外任百官。旣有格外拔擢獎勵其向進之心。隱逸遺林。復有異禮聘徵。振作其廉耻之節。且敢切誨諭。俟之三年。然後行刑。則百官贓汙者萬剉其身亦無怨

矣。此帝王之道。　太祖之法。惟　陛下能行之。非臣下所敢擅議也。臣之愚陋。大畧如此。皆用人圖治之一端也。若經綸天下之大經。康濟天下之大猷。有太祖典章在。臣不敢容一辭。伏惟　陛下從容審擇或可施行。天下幸甚。

得旨該衙門着實舉行。

再辭禮部尚書陳言疏　敷陳時政

臣伏蒙　聖恩。進臣禮部尚書。臣具辭。荷　聖旨未允。臣仰知　聖意。特重尊親之典。故于臣下特渥錫

賚之恩臣再辭是忤　聖心也又上自宰執下及僚吏俱已拜賜臣一人乃猶固辭是立異違衆也則臣亦若可以勿辭然而臣之愚寧忤　聖心以得罪臣子進退之節不可以不嚴寧犯違衆之嫌甘心沽激之誚萬世治亂興衰之大戒不可以不審是臣所不

文敏以議禮進數辭美秩不受終不至貪罔特與衆推諸公有異

敢不賚以辭也抑或辭之于此要之于彼或矯强一時希冀後利是心術不臧也豈非大奸犯大愚大奸之罪不知避可乎則臣亦若可以勿辭然而大愚臣能自信大奸須徵諸後日皆臣所不暇計者惟今日

積弊不得不捄祖宗紀綱不得不扶凋倒之人心不得不正其根極機要未有臣下辭受不謹不審能了辨者也是又臣不敢不贅以辭也其欲避謙乳于進之嫌勤勤如此臣等供職天下之人知為講禮而已孰知天下治亂不止于講禮而足也 陛下聖心上符堯舜之心也 陛下圖治上步虞周之治也然而孝其本也君人者未有不孝其親能治人者也臣人者未有不孝其親能事君者也臣等徃年區區建白求伸 聖孝而豈徒哉立天下之大本也以圖天下之盛治也 聖孝伸矣大本立矣

勉勉孜孜，日圖至治。此其機也，乃治效未著。則臣職未修。臣職未修。而祿秩洊晉。豈先事後食之謂乎。故曰臣子進退之節。不可不嚴也。天下理亂之大機，係士大夫心術。士大夫崇禮讓廉耻。則天下治。爭進競得以喪廉耻，則天下不治。士大夫憂國如家，則天下治。窺擇便利以倖自全。則天下不治。臣自揣才劣力弱，不堪大受矣，猶宜力崇禮讓，為天下敵廉耻也。小人誤國。多自貪位始。故曰理亂興衰之大戒。不可不審也。臣

謹按洪武初年，天下武職二萬八千七百五十四員。

成化六年增至八萬一千三百二十員。再按錦衣衛官。洪武初年。舊官二百一十一員。永樂初年。新官二百五十四員。自永樂以後迄嘉靖六年新增一千二百六十三員。夫錦衣一衛。由永樂視洪武。增官一倍矣。迄今增六七倍矣。天下武職。由成化視洪武增四倍矣。迄今不知增幾倍矣。由是推之。宗藩之增百十倍可知矣。文職雖有定額。冗員日增。亦可知矣。天下賦稅。載列版圖。粒粟不能增也。惟災傷時有蠲免而已矣。冗員日增。冗食日衆。賦額有限。耗費無涯。再撥

十年。不知何策以善其後。在列臣工。誰不慮此。終不敢建白者。知事體重大畏禍故也。臣則曰臣人者有益于天下。雖殺其身可也。若緘默養禍。保寵固位者乎。依阿苟賤。保生養亂。雖免其身。兒孫將勿及乎。皆爲謀不臧上誤　陛下者也。臣今亦惟敵其機已矣。未及竟也。其主張全惟　陛下根極機要全惟文臣能自崇廉讓始令文臣守州郡者貪贓無忌。饒食百姓。守京職者。冒濫陞賞無復愧辭。若翰林修書亦以陞官。東宮日講亦以蔭子。御史紀功亦以受賞。巡撫

兒男亦膺武職夫文臣國家所以待之何如乃亦冒濫至此也何以服武臣之心哉故曰今日積弊不得不救者此也　陛下將宏千百年之謨也抑爲目前之計而止也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謂圖治紀綱始于期月成于三年也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謂積久然後道化洽也始之期月以肇治體持之三年以成治功要之三十年以成治化施爲功效之序也尊親遂矣　聖孝伸矣講古者帝王大孝講　太祖　太宗治安天下之法光顯

恭穆獻皇帝之達孝。此其時也。是道也。　聖志先定于中。斯可矣。天下之治。未有　陛下無其志而有其效者也。亦未有　陛下有其志而無其效者也。百官者視　陛下爲趨向者也。如　陛下孝親一念。根諸中者素定矣。臣下自能講求考訂以盡其極。　陛下圖治一念。亦如是懇切焉。臣下有不講求考訂。仰副聖心乎。（世廟何也爲此。而今孰人爲此言）今日之邊防。視昔年廢弛甚矣。今日之財用。視昔年匱乏甚矣。今日之生民。視昔年困若甚矣。今日之人才。視昔年卑陋甚矣。今日之官吏。視昔年貪

汚甚矣。今日之紀綱法度視昔年寬縱頽塌甚矣伏惟 陛下命九卿各舉其職。期之期月。以舉治體。期之三年。以成治功。期之三十年。以成治效。聖德神功。古今一揆而已矣。故夫爵祿者。古之帝王。所爲鼓天下。以趨事赴功者也。惜與爲吝。過與爲濫。然吝濫均非所以鼓舞天下也。臣等止講禮修書。而其職秩已踰矣。再有補 陛下致太平。立千百年之安者。將何官待之乎。故曰祖宗紀綱不可不扶也。 陛下建天下極者也。與奪抑揚。天下取中焉。人臣者立其身于

無過。然後足以策勳者也。辭受進退。風俗取儀焉。今之世。有才不稱位。猶求進不已者矣。未有安于下位而無求者也。有視權勢所在爲趨向者矣。未有特立獨行。信道不惑者也。臣力不足挽回之。恐又隨趨焉可乎。故曰瀾倒之人心。不可以不正也。伏望　陛下宥臣違忤罪戾。憫臣愚誠。收回成命。俾臣仍以舊官供職。待修漢唐等書完日　陛下察臣果可任用。隨所驅策。不敢復辭矣。

進神箭䟽　神箭

臣居家時。聞松潘兵備副使胡澧之守西邊也。曾製神箭。以平夷虜。蓋虜人所據之營寨。上憑險峻之山。下臨不測之淵。只一線路可通往來。故賊虜據險。則我兵不能前進。仰面攻之。彼則滾石擂木。如雷如雨。我兵解嚴。彼復下山搶劫人畜。積數十年。為西邊患。胡澧乃改造神箭。四面環攻焉。一日而五寨悉平。虜人畏服。不敢復為邊患。臣聞前副使陳克宅云。西蕃虜人。今所畏者神箭耳。蓋夷人惟衣毡裘。中箭則人馬俱焚。營寨積聚。箭火環攻。則燎而為燼。其製箭之

法、鍊藥之妙皆秘而不傳、恐奸人竊用之云、臣趙召時、躬詣胡澧家、詢其製鍊之術、得箭數十枝、將傳其技于工部、轉行各局、如法製造、用之北邊、可制達虜是箭也、用之平地、可射三百步。用之高山、可射六百步、若遇達虜于三百步之外。先用神箭攻焉。一舉而萬箭齊發、雖氊裘數萬。立爲灰燼。猶有豨突而送死者。復用佛郎機銃攻焉。一舉而萬銃齊發。雖戎馬數十萬。立見殄滅、用此二技。亦禦虜之全策。今聞大同叛軍猶未伏誅、復引達虜擾我邊境、臣竊謂叛賊據

城如釜中之魚烹戮之可指日計也乃今尚稽天誅不可逭也已蓋用神箭數千射入城內箭後繫以檄書諭之曰今用兵只誅首惡數十人耳矣其平人及各軍職有能密謀擒斬首賊者不次陞賞其首賊有能自相擒斬來降者與免本罪照常陞賞平人被賊脅制攻城之日許赤身素手伏于受降旗之下不許亂兵妄殺若城內平人不能出奇擒賊攻圍日久則亦難與再辨玉石矣蓋製神箭數百萬環城燒焉一舉而萬箭齊發俾闔城為燼不留種類而後已誅叛

討逆。雖爲姑息也。臣將趨詣　闕廷、乃進神箭式樣、俾工部製造、但恐稽日進久、有誤大計、謹先進神箭二十枝、乞　勑兵部試驗中用、差人馬上星夜馳至廣東取胡澧家中匠人到局、着各役依式製而用之。叛賊可指日爲灰燼矣。

書

與東瀛書　討虜遼變

廣東遼陽軍士之變、雖曰撫臣乖方也、細審事由、只云工役騷興也、然已停止矣、又差徑幇丁不免也、亦

已改正矣查馬軍田也亦已給軍矣雖云每軍栽樹二株所費亦復幾何每軍斂銀一分所取亦復幾何所云呂都御史具本奏各軍罪狀則遼陽人懼罪可也廣寧何罪乃亦懼耶若曰奏減軍糧一半則訛言虛誕激惡軍者也必有奸人鼓扇搖惑致士卒紛起而怨而怒舉鎮軍皆變然後彼奸可逞而大得志也實考遼東屯田原額糧六十萬近年僅存二十五萬則三十五萬之糧之田皆入勢家奸人之橐可知也今又僅存十九萬有奇餘五萬皆揑稱無田虛糧逼

軍士代賠。則五萬之糧之田。又入勢家奸人之槖可知也。今將查究前田則奸人必懼不查前田則額糧日耗軍士于何仰給焉且勢家侵隱屯田之利。乃逼貧軍賠糧爲政失平。孰大于是。呂都御史行事雖不可逆知必其涖任之始。即案行合屬、稽查屯田、左右用事之人承望風旨、或發欺隱之跡、或陳清查之策、奸人承機扇動、曰養馬軍田、舊例給軍永業者也、今亦勘丈隨屯田納糧矣、由是馬軍皆懼、乞免勘丈乞請不得、遂羣呼爲變、奸人懼發露屯田奸弊也。故片

詞不及屯田勘丈。只云馬軍業田。亦隨屯田納糧與事所由起。決爲清查屯田可知也。弊端灼灼可見者也。今差大臣勘究、奸人如懼罪狀發露、則巧爲欺蔽承勘官吏。皆彼中人也。奸人羽翼也。觀與證曰。誰實首謀。不過摭拾虛文、陷愚民丐卒數人于罪而止耳。首惡罪魁。隱處靜觀而竊笑曰。朝中眞無人也。如將究彼奸狀。使不蔽覆奸人懼罪。將又鼓扇愚卒。嘯呼稱變。則雖　朝命大臣。亦且任其旅拒。爲其脅劫。無可如何矣。善後之策、不可不深思也、大臣此去。如又

辱命。則綱維解紐。列鎮效尤。變故所伏。有不勝其可
虞者也。國勢重輕。天下安危。在此一舉。不可不深思
也。竊謂請差大臣。即宜覆兵科奏疏。開列鎮兵六罪
勢家不敢為變明其罪而責之可也
皆宜究治。奸人扇搆之情。必在勢家。惟勢家巨惡。巧
于用術。致愚軍交扇。變自下起。雖都御史亦陷其術
中。不及先覺耳。今宜請 聖旨榜文。通諭各軍曰。呂
經行事乖方。已拏問矣。所與工役。皆停止矣。撥軍養
馬之田。亦照舊給撥矣。幫軍人丁。亦照舊豁免矣。凡
可以厚恤爾貧軍者。皆無所吝惜矣。惟欺隱屯田。致

勢家得利。逼賍虛糧、致貧軍受害。則屯田之弊。不可不查。奸人鼓扇浮言、恐誘愚軍、相率嘯呼、窘辱大臣擅閉城門、大奸首惡、不可不治。凡清屯田。將以利益爾貧軍。治首惡以別白良善。無俾爾貧軍枉陷于罪。亦所以利益爾貧軍也。爾良善軍士、各安心無恐、奸人大家、欺隱屯田、聽爾貧軍互相舉首、如不肯首、自有別簿稽查、只要清出勢家奸人欺隱之弊。于爾貧軍不得擾害。爾軍士慎無恐、勘問首惡、只求情眞罪重數人奏請議處、不許牽扯株誣平人、不許枉誣貧

軍、凡軍士蠢愚、一時不知事由、隨衆嘯聚、乃無知誤犯、俱不究問、爾貧軍各無恐、勘問明白、朝廷自有處置、勿聽奸人扇惑、各安心守法、保全身家、如奸人懼罪、鼓搆愚軍、旅拒大臣、不伏勘問、是怙終稔惡、宜誅討而不赦者也、特命戶部將遼東官軍糧銀歲八十萬。俱不給發。貧軍無食。自相仇怨。自相攻擊。自相擾奪。勢家巨猾。平日雖有巧術。鼓煽愚軍。抗拒　朝廷。至是亦徒自斃、無以自保全矣。然後命一大將出師數萬、聲罪致討、移文朝鮮、出兵攻其東、朶顏三衛

之夷，出兵攻其北，我以大兵扼山海關，制其南，彼之粟布金銀妻妾子女，不為貪軍所擄，則為夷虜所掠，無以自保全矣，貪軍如慮曰，戶部不給糧銀。遂將無食，暫可擄奪。終亦餓死而已矣。貪軍即不聽奸人扇惑，以旅拒　朝廷矣，勢家奸人如慮曰。　朝廷如遂聲罪致討。貪軍攻我于內。夷虜攻我于外。妻子首領俱不保全。自悔禍不鼓扇愚軍。旅拒　朝廷矣，蓋夷虜固不可使之攻我邊境，惟彼既敢旅拒　朝命。則亦將謀通夷虜以抗官軍。如大同之謀者有矣是故

先令夷虜攻之所以奪其所恃也先以此意明白諭
曉之。彼雖有智者。亦不知所以自爲謀也。奸人計沮。
差去大臣。乃可申其威令。彼中罪狀。可覈其實。聖
上操縱之威柄。可與時舒卷也。草草布此、惟高明采
焉、一得之愚也、不盡不盡、

與汪中丞書　　區處安南

奉違日遠、祗有儲念、何時得面領教爲慰、近承手翰
此書欲致討交南與林次崖所見相同
如面教、幸甚、淺夫聞執事張皇六師之勢、乃以爲誅
何異井蛙、存中國尊大之體、自合如是、矧亦實事、曾

謂舉全盛中國之力、不能制南鄙小蠻也、特自有中國之體、不屑爾也、湛公論甚得宜、幸審思焉、曰天子討而不伐、有征無戰、得駕馭小夷之體、我可坐策其斃、彼危不自安、國內遺黎、豈無圖其後者、自古英雄之主、如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可謂乘時膺命者也、至惠帝高宗中宗眞宗即不競奸雄如曹瞞如司馬昭劉裕、至子即絕、安祿山朱溫不能保其身、莫登庸惡浮祿山朱溫、篡逆二十年、得保首領幸矣、子孫可能保乎、不待智者知其不能也、乃亟于與之　詔書。

頒之正朔。俾定僞位。是何爲者也。前日毛伲二公行
生日。若問順逆。則黎爲順莫爲逆。三尺童可辯。若問
莫肯投降否。彼則肯降。又問肯納貢否。彼則稽首歸
貢。遣三尺童持片紙。彼則順應如響。不煩二公行而
後定也。何也。莫自篡竊後。恒懼國人之討也。恒賄通
邀將。爲之請頒正朔。恒汲汲也。彼竊位不奉　聖朝
正朔。猶逆賊也。是故正朔急于乞頒以定彼僞位。非
一日也。二公今日之行。爲之審曰。孰順孰逆。國人則
曰黎順莫逆。三尺童子可知也。若曰孰願納貢。黎莫

皆曰胥願歸貢。二公何以處之哉。毛公不答生言。蓋將推播子于撫臣。如有錯誤。他日可諉罪耳。且中國所以馭蠻夷。以有紀綱。有彝倫。縱篡賊不誅。又從佑之定其僞位。亂臣賊子焉攸懼。夷戎焉攸瞻仰也。往年羅峰柄事。遐臣已爲納信息。求入貢矣。求頒正朔矣。羅峰斥之。彼求無門。乃快快及今。彼時羅峰如肯容之入貢領詔。金寶不知願入幾何。惟羅峰固拒。乃迄今日。莫氏者蓊汲汲也。今往與之詔。是彼也昔賄求不得。今不求自致也。非逆賊望外之幸耶。此事如

不審思。必貽笑外邦，爲後日悔，執事幸審圖焉。

上楊遂菴書　圖治

宋朝士夫，動擁虛名，勦多浮議，其未見用，人多以大用期之，及其見用，亦只如此而已矣。嘗謂宋儒學問，動師三代。而致君圖治之效，不及漢唐。漢唐宰輔雖不知學，猶能相其君以安中夏，而制四夷，宋人則高拱浮談。屈事戎狄，竭民產以納歲幣。苟延旦夕之安。履霜不戒，卒覆中夏而後已。若此者可謂之天數可徒責徽欽而嘉祐康定以迄元祐之諸君子。可獨逃

張江陵亦不喜宋人議論大抵立功立事非宋人所長故有志事功者寧去一不顧也

責乎。命世豪傑爲能見兆未形。而先機預策。以制數百年。未易測識之虞也。況于事勢顯白。有必至之危。然猶瞑乎莫覺者。謂國有人也可乎。宋朝士夫浮議甚于戰國之橫議。而流禍之烈。甚于晉之淸談。顧未有命世大儒起而掃之。今之士夫。動多掇拾其唾去之說。以嚥嚼之。此士習所以益卑。政治所以益弛。祖宗之舊章。所以日益廢格。民日益困。財日益匱。大勢日有不測之虞。而當事君子。莫或之省覺也。老先生際遇 聖明。言無不聽。謨無不遂。時幾若此。諒不

輕易失之世傳三楊入閣極一時勛名之盛不知三楊壞我　太祖之法已多矣上下晏安苟且度日卒貽正統之禍昔李林甫死然後祿山反明皇卒鞭林甫屍謂其釀亂也三楊肉未寒即有土木之扼律以林甫之刑尚可辯說乎今欲圖治非痛洗三楊以後之弊而上復祖宗之舊不可也老臣出處社稷是荷區區潔身一隅之小節則卑官下士之事而非所慕以為榮也顧禍心多病寬夢無復燕薊之想矣惟念老先生必有仰贊　聖明者故敢附獻其狂愚冀進

此論雖若亦有確見

三劄錄貢倘可采一二亦芹人之忱也照恕狂鄙為幸

與朱都憲書　　築河堤

蒙示及築堤之策生舟中再熟籌焉河水自西而東地勢西高東下水既順流而下沙亦隨水而行水溢于河則沙注于河水流愈溢則注沙愈積故河水溢溢之後則沙與河平自然之勢也今沿河之東復築堤以障之若河水不溢則此堤之築無用焉已矣害猶未甚不幸河水再溢則水勢自高而下沙亦從高

而流水勢小緩沙亦停淤吾知築一丈東堤則增一丈淤沙亦自然之勢也如東堤不築水自西來或溢于昭陽湖或及滕鄒等縣水旣分流沙亦散漫若河東築堤則水或暴至先注于河沙水並行河先飽矣淤塞之患反甚于堤之未築亦自然之勢也若曰築堤障水則凶水驟至皆逆遏而納諸河俾中流東趨以達于淮不至泛溢水不泛溢河流自急沙隨水流不至停淤無是理也葢自穀亭至于沙泗二百餘里河勢凡幾灣曲凡經一曲則水勢一廻水廻則流緩

流緩則沙淤尤自然之勢也竊謂去年東堤不築沙注于河與河平則已矣今若築堤則堤愈高而沙愈積而運河淤塞之患不可究言也已若曰沿蕭豊等縣河水上流之地預築長堤一以護民田二以障河水決潰之勢也或其可也惟地利形便非躬自相視恐難憑小官下吏淺見輙慮所能知也惟高明熟計之

雜著

書蓄鴨事　復舊制

香山順德番禺南海新會東莞之境皆產一蟲曰蟛蜞能食穀之芽大爲農害惟鴨能啖食焉故天下之鴨惟廣南爲盛以有蟛蜞能食鴨也亦以有鴨能啖蟛蜞不能爲農稻害也洪武永樂宣德年間養鴨有埠管埠有主體統畫一民蒙鴨利無蟛蜞害焉成化年間韓都御史不知鴨埠乃所以利農也疑埠主爲豪戶侵牟小民之利者也革去埠主聽民自畜鴨焉利細民也細民聚党駕船于曠莽之地縱鴨踐食農民之稻大爲民厲官司惡鴨之病民也禁畜鴨歲八

九月撫巡官督州縣官捕畜鴨之民然而畜鴨之民以鴨爲命合党併力以拒官兵或賄諸仕宦之家爲之淵藪主官兵如獲畜鴨之民則民無保家之望如脫而不獲也則遁而爲盜地方遂日多故矣前守曹仲玉熟知積弊因陳巡撫主議復洪武間鴨埠之制定地爲圖法極詳密百世可式者也吳東湖與曹守不協竟毁其法爲久大之利宜復曹守鴨埠之法曹守之法洪武之法也只查故籍舉行焉自爾盡善不須再講求也曹守鴨埠主選民有恒産者爲之謂其

有恒產斯有恒心也。又畜鴨之地皆曠漠波濤之境也。小民聚党頑不可制非有恒産之民頑民不可統馭也曹守鴨埠之圖專以弭頑民之畜鴨者。大爲農害。故凡農人之稼被鴨損食者。專責之埠主。埠主責之畜鴨之民如畜鴨之民縱鴨傷稼。可按名責價。用埠有定主田有定界不出戶庭。而頑民自不敢肆也

曹守鴨埠之圖雖以保農稼。亦以禦海賊故其令曰。

凡海賊劫人財搶人稻穀各埠畜鴨之民協力擒捕

如不擒捕治之罪故鴨埠之法行海賊亦小戢矣惟

有司時振紀綱乃無流弊

書沙田事　海中沙田

東莞順德香山之訟惟爭沙田蓋沙田皆海中浮漲之土也頑民利沙田交爭焉訟所由棼也善斷者凡訟沙田皆沒入之官則訟端永息矣何也沙田者海中之洲島也先年五嶺以南皆大海耳故吾邑曰南海漸爲洲島漸成鄉井民亦蕃焉南海闔邑皆富饒沃土矣今也香山順德又南海之南洲島日凝與氣俱積亦勢也頑民利洲島交利互爭訟所由棼有司

所不能斷者也。如遇沙田之訟，即按其籍曰，爾田何年報稅，如果增報稅額，有益國賦也，按籍給之永業。無籍者沒之官，若曰吾所承之業，從某戶某田塌陷。代之承補者也，則姦民之尤也，宜勿聽，仍斷其田沒之官，則姦固難售，而訟亦可省矣，是固聽沙田之訟之策也。故曰，凡訟沙田皆沒之官，則沙田之訟自息耳。蓋沙田皆海中浮土，原無稅業，是民所爭也。語曰，一兎在野，衆共逐焉，無主故也。積兎在市，過而不問，有主也。海中沙田野兎之類也，其爭也逐兎也，沒

之官。召民承買。而取其價以供公需。絕訟之術也，